

吴风越雨

人间物语

樱花树下的风铃

| 袁佳芳 文 |

| 吴立群 文 |

早春的气温起起落落，晨昏交替之间，天空增添了一抹淡粉色，那是樱花在顷刻之间“哗”地开了。

无锡城里，最早开放的樱花，藏在惠泉山脚春申涧的溪谷里。以前单知道黄梅天的雨后要往黄公涧去“游大水”，某一年在“春山可望”的时节踏访此处，远远就被山脚的几抹“绯云”吸引，寻过去看，原来是几株高大的山樱开得正欢。这是江南一带本土的野樱，因为花期早而被命名为“迎春”，迎春樱花形小、花期短，不出几日，便在山脚飘飘洒洒，零落一地。有好几年，我踩着时间点而去，遇上花期提前，见到溪谷里满地都是淡粉色的花瓣，原是碎石铺垫的溪谷，已然成为一道明艳的“花溪”，若遇上春雨绵绵，潺潺的溪水流过，便是一番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的意境，一丝微茫的忧伤也随之飘去。

鲁迅先生曾经形容“上野的樱花”像“绯红的轻云”，单朵的樱花自有一丝纤弱气息，整棵 tree 却以巨大的花量取胜，例如“染井吉野”这个品种，很多人对这个邻家少女般的名字总是过耳不忘的，其爆发力却是惊人的。汪曾祺也说樱花不耐细看，但是当得一个“盛”字，花多而显得“热闹”。

鼋头渚无疑是锡城最热闹的赏樱地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对无锡的园林还没有什么概念，记得有一套明信片，里头有一张构图就是长春桥、太湖水、樱

花长廊，名字起得也好，叫作“鼋渚春涛”。我后来发现园林有一个妙处：不管城市规划如何日新月异，大多数风景区都能独善其身，最大限度地保留往日风貌。因而，如今再看长春桥，与记忆仍有着极高的重合度。

赏樱楼却是新的，三层四重檐，十字脊、蓝琉璃瓦，飞檐与戗角翼然而飞，颇有唐朝风韵。拾级而上，凭栏眺望，樱花谷美景尽收眼底。而我也喜欢徜徉在樱花林中，抬头仰望，花枝重重叠叠，楼台隐于花丛，寻寻觅觅之间，但闻楼台之上人语轻喃，笑声欢畅，更觉这是最美的人间。

最近几年，人们不仅乐于赏花，更喜欢在花下许愿。玻璃制的风铃晶莹透亮，一根细绳通体穿过，一端系在树上，一端挂着许愿的纸条。樱花树下的风铃受到很多人的喜爱，拟三言两语，郑重书写，择一根枝条，认真地系好。风起而动，玻璃小管子敲击薄壁，叮叮当当，声音清脆悠扬，无数个诚挚的愿望就飞扬到了空中，向着更远处飘去、飘去。

惠河路上的樱花不知是什么时候消失的，我念念不忘过去的春日里，樱花“如云地开放”。往昔的樱花树下，有大学校园，有校门口的学人书店，樱花的倩影以及那时候的光景，曾经静悄悄地存在过，又是如此无声息地消逝。很多时候，往事与记忆，都只付予时光，侥

幸记得，便多了一份叫作“美好”的珍藏。

人们巨大的赏樱热情，促使近几年新建的市政景观中增加了很多樱花，赏樱这件事就变得更为日常，自家楼下、上班路上、免费公园，时不时地，就能与樱花抬头不见低头见，给爱花的人平添惊喜与赞叹。

今年樱花季恰逢雨季，樱花开得正好的时候，连日细雨伴随着倒春寒，花在雨中，雨在花里。路过一个小区，小道两侧遍植樱花树，十多年已蔚然成林，小汽车停在树下，樱花雨落了一身，好似贴了一身“樱花膜”，在道路尽头，有一个小小的看车亭子，不由得对里头的看车人心生起小小的羡慕。

对于喜欢的植物，人们常常要尝其滋味，吉野樱太柔弱，八重樱中的关山樱却是做盐渍樱花的好材料，经盐稍稍脱水，樱花的形貌便得以被保存，做糕点的时候，用清水微微泡开，再用化开的琼脂或者寒天粉将樱花凝固其间，一年四季，樱花都能在味觉中再次绽放，当然，那一刻内心的悦然是基于味觉的。

雨连着下了一周，吉野樱还在枝头微笑，关山樱已然蓄势待发。此刻窗外，依旧滴滴答答，樱花细雨在在处处，远处樱花树下的风铃，也正随风起舞，轻轻碰撞，曼妙的声音正飘飘荡荡而来，叮叮咚咚叮叮咚……

时间有痕

像鱼汛！闻听金匮公园樱花再度盛大开放，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，赴一场视觉盛宴。霎时间，花海又成人海。多年来，看花开花落，人聚人散，热闹之余，深感花事、人事皆如过眼云烟。

为了避开人群拥挤，也是为求充分欣赏和独特体验，凭借地利优势，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去赏樱。半夜里虽然看不到清晰的樱花如云、如雪，但“另外一扇窗”似乎让我“看”得更清澈透亮。其时、其境、其情、其感之所得，似乎更走心，远非闹哄哄、挤挨挨、乱糟糟的白天可比。

除了黑夜行，我还有清早行，那是硬币的另一面。6点以前，天已放亮，人却稀少。都来了，有花覆如锦，花落如雨，更有吹面不寒杨柳风，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它们没有一个爽约。大清早的时间刻度，一如人生童年——在寒冷的青芒里，白雪覆盖的原野一片阒静，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，一路急行军，约一个多小时后，到了镇上的轮船码头，一家三口要乘船去外婆家。急行军的原因我早已忘却，一小时路程也是长大后知道的，但急切脚步，父亲的体温，一路的无语，虽茫然却不可磨灭。

阿来说，一座城市，无论是历史还是春光，只有书写和描绘了它的人才能真正占有，才能持久永恒，不然都是稍纵即逝的过眼云烟。“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灵光捕手，手里有的只是一张随时可以撒开的网。一网下去，有通感、象征、隐喻。这些精灵的小眼睛星星般一闪一闪。”这样的灵光和灵感、灵动、灵魂，时时闪耀在苏东坡、陆游、辛弃疾、徐霞客烛照的笔端，也朝露般淋漓过顾恺之、倪雲林、徐悲鸿、吴冠中的画卷。

表面上说让你的心灵占有这个城市，实际首先是让这个城市浸润你，感动你。一位土生土长的景德镇陶瓷艺术从业者说：景德镇最有趣的地方，不在街面上，不在眼睛看得见的地方，它需要你深入每一个作坊、每一个瓷器工作室，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。巧了，远在千里之外的苏州锦溪古镇计家墩，“理想村”的设计师反复在说类似的一句话：只有睡过才有记忆。他们的意思当然是指从时间到空间上对于一个地方的深度体验。与这种“深刻”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各类学习培训班上学员们的“浅拍”：他们总是勤快地用手机拍下PPT干巴巴的每一页，然而，对真正有内涵的阐述却听得不太认真，当然也不要指望过后的“复习”，这真是“好就好在方便，坏也坏在方便”，于是，所有的拍摄，看似留痕却也走心——那是与“用心、上心、让人从心底里有感而发”相对的不用心、不专心、心不在焉。

时间不仅有刻度，还有温度。诚如杜甫，他诗中所记往往是生活琐事、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，但恰恰是这些具体而微的历史真实，带着来自百姓生活的历史温度，为久远的时代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现场（现实）气息，于是有意无意中，杜甫成了记载唐朝由盛转衰历史巨变的史诗，具有了“考古”价值，不经意间，杜甫成了受人尊敬的诗圣。

我曾在济南市博物馆观赏过全国独此一件的国宝——西汉乐舞杂技彩绘陶俑。历史长河滚滚，始终不曾埋没那个酷爱杂技的墓主人及其可爱的灵魂。既非照片，更非录像，但陶俑像3D打印一样，忠诚又灵动地记录下黄河沿岸的乐舞杂技艺术。在精妙的陶盘之上，观赏者似乎实现了与先人的对视，聆听到2000年前的盛事华歌，见证了先人们至死也不愿舍弃的美好生活。我相信，曾让西汉乐舞杂技之类的精彩瞬间留下时间刻度和温度的，绝非只有一人、只此一件，我更愿相信，深夜的樱花林里，还有其他“秉烛夜游”的可爱灵魂。

一个人，既是一个个地方的过客，也是自己的过客。弹指一挥间，人的一生就要打烊，往事渐行渐远，也逐渐模糊。但在深度的参与、体会、书写、描绘，甚至生死搏斗、泣血痛哭、逸兴遄飞中，时间的痕迹，早已深刻心底，它将和你的心灵一起走向未来。但在时间的驱赶下，或因行走匆匆，或因因循守旧，大多数人忽略了刻画、触摸那些痕迹。

片羽

陌上初春

| 顾建华 文 |

当飞檐翘角挂着的那盏灯笼，一晃一晃，风儿便急急地掀开了农舍大门上春联的一角。几只黑白相间的喜鹊，用悦耳的嗓音，在传播春节期间农家的喜讯。鹅黄的迎春花，一直是春天的代言人，此刻仰起头，微张着小嘴巴，吹着调皮口哨，似要把这好消息传到更远的地方。

春雨可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，急急地敲打着农舍的木门，便从我身旁蹚过，消失在起伏的田野里。

蓬松的泥土被雨水浇得一激灵，从冬眠中苏醒过来。在雨水经过的路途中，田埂小路上，枯黄的草丛中，一丛丛，一簇簇，一只只青绿的小手掌，不顾茎细且弱，从泥土里一跃而出。

那些小花朵，探头探脑，

你拥我挤，挥洒各种颜色，红、绿、黄、蓝……俏脸庞是那么的天真无邪，盈盈美目注视着

我。

我蹲下身来，用手抚摸它们，交换着彼此的温度。乡间的小道一向只容一个人的脚步，在一棵棵、一排排的植物中，小心翼翼地思索行走，仿佛在见自己想见的人。植物们缓缓向我身后退去。

植物们没有因为寒冬严酷的摧残，就失去了生存的勇气。春风唤醒它们的呼吸，春雨滋润了生命的活力。

小河水没心没肺的，春雨过后，小河集满了雨水，河道涨高了。水流过麦垄沟，淌进麦田。单薄的芽儿在漆黑如墨的泥土中，不断聚积能量，穿过层层潮湿，战胜一切阻

挠，在春风里破土，任春雨染色后，无数嫩绿的麦苗，在褐色的泥土上，直扑到人的脚下，舒展到辽阔的天地之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麦苗在欢乐舞蹈的震撼画面，我的眼睛发了酸。

嫩绿的麦田里，农人举着打磨得闪闪发亮的锄头，用粗糙的双手拉开了春耕的序幕。一锄锄地敲，一锄锄地挖，扶起一棵棵麦苗，勾直一条条沟渠。一起一落间，打理着田野春色。

云雀在天空中哼着春天的小调，朵朵白云盛开在麦田上方。

是花儿总会为春风而歌，而我只是一棵小小草儿，在地边田角，莫名地，血管里似有被春风高高扬起的浪花，我开始微微颤动……